



服部文庫  
117  
342  
1



享保丙午新改

皇都書肆

全  
  
抱朴子

浪華辰巳泰齋重訂

梁父堂  
桐華軒  
梓行

晉葛洪抱朴子



全文抱朴子序

原夫道經之興也

元始天尊於天地闢以紫筆

書于空青之林字皆廣長

一丈以授玉晨道君玉晨

授之玄一真人玄一授之

天眞皇人而皇人細書其  
文以爲正音祕而藏之到  
軒轅黃帝之時皇人與太清  
三仙王會蛾眉山

黃帝再拜而問道皇人授以  
五牙三十一之文并度人經

上卷黃帝修之登仙後帝  
嚳之時於牧德臺皇人亦  
授以本章王曆章矣當西  
漢時西王母乃授武帝而  
始得全經東漢之時  
太上降而授于吉增以靈書

并太平經一百五十卷焉  
及桓帝之世老君降蜀  
授之天師以度人北斗諸  
經一千餘卷矣吳季太極  
真人於會稽上虞山授之  
太極左丘仙翁葛玄增以

靈書焉鄭真人授之抱朴  
子葛洪亦增以靈書全本  
晉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  
之人也所著書載自敘其  
言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萬  
殊之太宗也淪大幽而下

沈凌辰極而上遊乾以之  
高坤以之卑矣至哉斯言  
也道德真言徹穹窿長壽  
腆厚如輝光也蓋夫爲人  
也有壽而後廟天命之幽  
源而曉神道之丹墀矣有

壽而後盡孝弟之親愛終  
忠信之大綱耳從如氣守  
枉鼎拔山擎囊獲雲無壽  
則空名而已所謂孔明雲  
長雖英武超世驍勇絕倫  
而不知太公長壽而扶於

周室故不能全蜀漢於帝  
 業源義楠正雖雄傑過人  
 俠烈脫羣而不及武內有  
 壽而保於女主故不能復  
 南山於皇都也是無他義  
 氣偏銳而不知失盡忠之

基故也且夫所稟人性自  
 有厚薄而愚智貴賤則別  
 雖然其好生惜命皆同貧  
 窶者力微而不達富貴者  
 氣驕而難持性愚者未悟  
 於全生識智者或先於名

利自非至真之賢奚洞玄  
道之奧保養性之理也哉  
抑吾日域金丹書未曾  
講玄道引不發何幸有抱  
朴子然其於降龍伏虎之  
術金液歸真之道者為天

仙真人之玄極離俗超凡  
之靈樞故非容易可曉之  
也若於鍊心修氣除尸蟲  
去妖魔生毓長壽之真術  
者孝弟忠信之洪基實不  
可須臾離者也嚮流于世



抱朴子多有文字漫滅矣  
故積年搜求於其全本彌  
縫罅漏悉補之而無有遺  
餘重壽諸梓顏稱全文抱  
朴子庶幾海內同志之士  
繇是益稔讀染指則可獲

崑域之精髓云

昔

享保歲丙午春分之日

浪華後學辰巳興謹撰

1726

拙朴子序  
萬曆壬午仲秋予至杭與  
吳桂軒游昭慶偶會怪山  
泉矣嗣岑樓先生贈續名  
山記補山泉未備善述  
琴罕儼也弘志不冉會允

懷昌、讓甲申秋仲朔為晉  
小伴、執恠公子訪予、驚去  
倒、跪迎、采岑、梅先生、葉甚  
懇留、秉燭酌談、又贈新刊  
抱朴子、且問序、予答、北游  
燕市、及抱朴子、數樂、采金  
也、今幸、重見、所、竊、抱朴子  
自序、姓葛、名洪、字稚川、祖  
玄、亦稱仙翁、皆晉人、後又  
自序、諱彥、至、乞、予、何、不、但  
岑、梅、先生、亦、不、亦、亦、梅、梅  
朴子、內篇、二十卷、今、併、四

抱朴子

卷四

卷五通一卷五自序五十一  
二卷五通一卷五自序五十一  
周知念誦習暇頌壽延年  
之閱篇目不能不無起塵  
外逃心但符篆類禳由科  
黃白鬚爐火浙推金丹

論仙卷中君臣士民賢能  
教學仁明刑政家遠文行  
理家玄本道志明知公皆  
人道也予嘗曰人道者  
能者仙道是人閑方有入  
仙閑後自叙詩賦碑頌百

卷箋記三十卷五經七史  
百家三百十一卷該博極  
矣古今罕媿折之神仙非  
宜也廣成子括由閑外多  
知為敗魏子燮念為常塞  
兌不教老子多之數窮

如守中中者王之大本也  
堯孔相傳一中養海生  
備言故時多壽若五文  
成夢呂公翁曰非仙之至  
者不足為真儒非儒之至  
者不足為真仙稚川真儒

之至乎殆真仙也已夏五  
遊葛嶺麓臨泚丹井乃石  
甃開四竅而汲予汲飲清  
冽愛考泉某年汲乾殆底  
得石匣瓦瓶甃中丹一丸  
渾人吞之石匣亦敢開井

氣即穢隨投石匣泉浸  
後渾人年百餘嗜葛井千  
季冬神石止宜葛仙翁每  
言志志即神率采也此公  
翁訓世安之人當深省我  
也岑樓先生是刊廣行世

何仁心之公引同鷗長生  
之域云

萬曆甲申中秋而辰嘉郡

武原沙陽生王文祿拜撰

隴西郡閔九章書



關大  
卽邑

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士豈敢為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配求媒媼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倏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越士所以瑣困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任秦人所以斷脊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香

之城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蓽有藻稅之樂也故權  
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難遠必造也考  
覽竒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  
能尋究自非篤履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  
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  
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爲此書粗  
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  
畧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  
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所先舉耳世儒徒知服膺  
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僊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

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  
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  
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  
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  
世好長生者有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哉葛洪稚  
川謹序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吳興郡山人慎懋官校

全文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暢玄卷第一 二同卷

吳興郡山人慎懋官校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阜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淅而星流或滉漾而淵澄或霧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為有訕潛寂而為無淪太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  
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洽億類，迴旋四七，匠成草昧，  
變策靈機，吹噓咀吸，幽括冲默，舒闡湮鬱，抑濁揚清，  
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  
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  
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艷采，輝煌炳爛，傷明  
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鈿華  
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玄道者，可與爲求，不知玄道者，  
難與爲存，顧盼爲殺生之神器，屑吻爲興亡之關鍵，  
倚榭俯臨乎雲漢，藻室華椽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

雲離西毛，陳於閉房，金觴華於交馳，清絃嘈噴，以齊  
唱，鄭舞紛紜，以嵯峨，哀簫鳴於凌霞，羽蓋浮於漣漪，  
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蕩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  
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饑，入宴千門之焜  
焜，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  
曲終則歎發，醜罷則心悲也，實理勢之攸召，猶影響  
之相歸也，豈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  
者，得之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玄道  
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  
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逝，景凌六

虛貫溼浴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  
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車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  
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畧蛇虹  
踐蹋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  
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  
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縊縷帶索不以貧龍章之曄曄  
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絡繹也藏夜光於嵩岫  
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  
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  
蒼崖之間而萬物爲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爲

繩樞秉耒甫田而塵節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太牢  
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歎于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  
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至其虛器居平味澹  
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  
符契如闇而明如濁而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  
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  
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庸夫之  
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  
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  
足以誘之爲稱頌何足以悅之乎直刀沸鑊不足以

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于衆煩而未始  
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  
緝以探巢沫呂梁以求魚且爲稱孤之容夕爲狐鳥  
之餘棟橈餽伏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  
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黑貂夏韜  
藻彩奮其六羽于五域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  
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鷄之呼  
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譏邈矣遠哉

論僊卷第二

或問曰神僊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  
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冥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  
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  
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况列僊之人盈乎竹素  
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  
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且之聖弃疾良平  
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  
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  
周青含穗而不秀未寒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  
壽又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僊言不語怪  
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比死生爲朝暮

也夫苦心終已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摠臣世之高察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跼華轂易步趣鼎餗代來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為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奔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斑秋不能削瓦石為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故不可為者雖鬼神不能為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安得奇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

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自思抱朴子曰事有本鈞而末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特

物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槩斷之正如此也  
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  
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貴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向耳  
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淵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獨  
怪僊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  
則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飛水虜為  
蛤苻菜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螢龜之為虎蛇之為  
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  
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為龜枝離為柳秦女為石  
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

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僊人以藥物養身  
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  
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  
守常咸曰世間不見僊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  
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  
奇豈處有限請老戴天而無知其上終身覆地而莫  
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肺之所以然  
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  
僊之遠理道德之幽玄然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  
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用翳景掩

藻廢偽去欲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于流俗之外世人犹歎能甄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况僊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汙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蹈炎颺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馳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印䟽之雙耳出乎頭顛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

非微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妄多疵毀真大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備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僊何為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白芟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慈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

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寺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止爾復何疑哉？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啣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又以藥粉桑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雞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

遠當作

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以為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建若人者，不信神僊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其所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遂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僊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進，汲汲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述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



爲不然也。况於神僊，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僊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大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

其用兵，或有無功者焉。况乎求僊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僊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僊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君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醜，則沮其和氣。缺多艷容，伐其根莖，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噬膚，則坐不得安，虱群攻，則卧不

得寧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閉藏喘息  
 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入石哉漢武享  
 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  
 供鍾石之費缺文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  
 輩敢為虛誕耳樂大若審有道者安得待然乎夫有  
 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縲絰視金玉如土糞  
 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  
 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  
 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  
 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

物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  
 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高山半  
 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  
 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  
 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尸唯衣冠在焉按  
 僊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僊中士遊於名山謂  
 之地僊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僊今少君必尸解  
 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  
 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鄆縣其家各鑿棺視之三棺止  
 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

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酌管者不可非杜儀之為酒見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頸便云古无伯竒孝已也又神僊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覘在女為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

人及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為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鬼神况乎僊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為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僊人不可便謂世間無僊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已身之

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孤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田盼子義培燕簡辱收之降予華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識緯孝子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况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

信是令蚊蚋負山與井蝸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為古者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與致斯珍也况於今人之信有僊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僊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釵捐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作金皆在神僊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為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劉

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  
不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此作  
金不成耳至於撰列僊傳自刪秦太史暨漢書中出  
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謔聖人所  
釋芻蕘之言或不可遺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  
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薄蝕之故  
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  
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  
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况  
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

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驪  
及駢馱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  
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  
天之明而人處覆轍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卷第三

四同卷

疲七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水中之有松栢稟賦之  
自然何可學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  
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  
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僊知龜鶴之遐壽故  
效其導引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

體貌與衆虫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  
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虫  
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老彭之道  
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僊人乎然前哲所記近  
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語也若謂彼  
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授服食非生知也若  
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與  
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  
玉爲糶漬金爲漿入淵不沒就刃不傷幻化之事九  
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僊之可

得乎但僊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越世之志強力之  
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僊道長  
生果不可得耳僊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  
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  
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况古之真人寧  
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  
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  
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  
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  
代之久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

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抄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為後壽五百歲變為覆覆千歲蟾蜍壽二

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變人而下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之何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地禽獸猶多不知况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支床至後死家人移

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  
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  
歲哉僊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  
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  
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  
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  
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  
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二年廣  
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  
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

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  
言糧初盡時甚饑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  
轉不復饑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  
自在塚中不徃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  
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  
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  
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  
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  
於衆故也觀一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上蟄鶴  
能天飛使人爲涓史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



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  
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  
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  
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  
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是以簫史借翔  
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  
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狲鼉蟲皆能竟  
冬不食而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  
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大吳師蜘蛛而結網  
金人據鴻鴈以正時帝軒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棠

葵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鵲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浮  
游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鸞鷲見周家之盛  
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僊經長住之道有數百  
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或曰審其神  
僊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嘗之禮莫之修  
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  
之終孝况得僊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  
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朝霞以沈  
澆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  
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

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艷，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僊者，自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或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僊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

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欲但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僊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僊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化，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肥，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坐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

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瑰然與木石爲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審公修羊公陰其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及汲於昇虛以飛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僊無復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曰我等今人不知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抱朴子曰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上士用思遐邇自然玄

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今如術家文缺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碁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筭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學之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柄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蠅之薄術而僂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况於神僊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况

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  
 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  
 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  
 今知僊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  
 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  
 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  
 無則天下之事亦甚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  
 漏以啄水之護齧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蟹之化漆  
 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  
 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不

按水  
 當作木

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  
 免於死也或曰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  
 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  
 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我短促之年命  
 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為益  
 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為殊族何以  
 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  
 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雞鴨之足豆一異物之  
 益未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為  
 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髮之疾耶夫水土不與

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蛭敗葉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於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况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已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僊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今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

朝足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中投地而鬼神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湏臾魚龍灑灑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方術豈不得長生也史遷漢書載樂大初見武帝令闕基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僊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史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乎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僊者要當以

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求玄道無益也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所稟本多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斃又云人欲地僊當立三百善欲天僊當立千二百善若有一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僊藥

亦無他也若不服僊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僊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 金丹卷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僊道之極也服此而不僊則古來無僊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出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

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耳畧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僊作此道機經謂道畢於此復是誤入之甚者也余間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又言曾與僊人共遊者將大半矣足以與盡徵者甚尠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

今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僊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僊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未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僊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僊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焉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此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

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  
二十餘年矣資無儋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  
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  
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糝則知漿苻之薄覩崑  
崙則覺丘垤之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入不欲復視  
小小方書然大藥率難辯得當須且將御小藥以自  
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  
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  
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  
况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

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  
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  
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  
可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  
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  
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  
事者而不見此法不值名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  
妙事也余今畧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者其  
勤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  
遇之者直當悉意於無窮之異耳想見其說必自知



出潢汙而浮滄海背黃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  
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已知其嘍嘍無所先  
入欲以弊蒸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  
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  
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酸之酒不  
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  
之上者也盡凡草木燒之卽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  
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  
生神僊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  
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

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  
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不燼耳此  
近易之事徒不可喻其聞僊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  
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為作方法委曲欲使  
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  
謂為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  
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  
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為喜  
雖見毀笑不以為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  
以示識者豈苟尚竒怪而崇飾空言欲書行於世

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知不爾移下愚書  
為曉者傳事為識者貴農夫得形弓以驅鳥南夷得  
衮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  
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  
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于中原或  
留連盃觴以羨沸或荒沉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絃  
以弊筋骨或博奕以弃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罔  
知觀大道之論而欠伸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  
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割之前熬之憔悴之漉汙  
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

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人之富  
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  
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而天下果  
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為得之者所笑乎日  
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  
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僊又云雖呼吸  
導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服神丹  
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  
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  
雖積土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

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嘜血爲盟。無神。各曰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汙穢。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即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僊。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焚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汞戎鹽。

鹵酸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僊。又以玄膏。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僊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不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僊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

文選丹

通世一用清

服一乃圭百日僊也朱鳥鳳凰翔覆其女至傍  
以一乃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  
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  
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僊也鬼神來侍玉女至  
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僊也又以汞合火之  
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乃圭百日僊也以  
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即鉛合  
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僊也以  
此丹如棗核文缺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第九之丹  
名寒丹服一乃圭百日僊也僊童僊女來侍飛行輕

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僊不在悉作之  
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  
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抱朴子曰  
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  
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受其中三  
篇世無足傳當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  
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僊之人也能調和陰  
陽役使鬼神只作風雨驟駕九龍十二虎圭天下衆  
僊皆肄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  
也况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為天下士得道

棲集崑崙下土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在此為虛言  
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  
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  
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  
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成藥  
以分與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  
為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觔  
先設太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  
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子二觔

日月五觔

北斗八觔

太乙八觔

井五觔

竈五觔

河伯十二觔

社五觔

門戶閭鬼神清君各五觔凡八十八觔餘一十二觔  
以好葦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棄之  
於多人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觔外乃得恣意用之  
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  
祀事鬼神也不在導引與屈伸也昇僊之要在神丹  
也知之不易為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  
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僊其人本儒生有才  
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受師本末列已

所知識之得僊者四千餘人甚分明也。此太清丹不為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神丹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僊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僊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僊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僊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僊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僊

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僊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僊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僊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輝煌俱起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則用日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僊遲也其轉數多藥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得僊速也。又有九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

之法當以諸藥合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  
白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轉而各成五色五石二十五  
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  
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  
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  
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  
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  
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  
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  
在大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靈丹經一卷有

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  
鹽太一禹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  
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  
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踰  
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黃銅以作  
方諸以承取月中之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  
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曝之二  
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花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  
視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務成子丹  
法用巴沙末置入銅盤中以土爐盛炭燬二隅塹

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  
羨門子丹法以酒三升和丹一觔曝之四十日服之  
一日則三垂百病立下服之三年僊道乃成必有玉  
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可以厭百鬼及  
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  
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  
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為器  
覆之於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  
或有五色琅玕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  
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

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朱草狀  
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  
岩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  
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為玉醴服之皆  
長生又有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  
水之屬是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  
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  
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  
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粟汁及  
蟠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煉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



取當

尺百日絞梓木赤膏取汁和而服之令入固目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僊人有赤鬚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鳥鷄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丸內鵝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為赤水服一合輒益壽十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內丹鷲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汗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

百日化為赤水服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於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僊矣又李文丹法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各紅泉再浮湯上蒸之和以玄水一合日服之一年僊矣又升子法以雲丹水和丹密封致金花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觔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口內一丸與硫黃和一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苦曰室者太一

抱朴子內篇

卷之

九日三至百日有婢女一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穆丘  
子丹法以清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  
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  
墨子丹法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七攪  
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  
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會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  
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服之如大豆百日壽五百  
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  
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觔以藥百  
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而火之百日成黃

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蠟煮之  
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會青硫黃末覆之薦之  
內筒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  
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  
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之如小豆置盞中  
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丹投  
雄黃銅中火之成金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  
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  
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用菊花  
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二年得五

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  
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二枚以王  
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  
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皆亦如此驗又陳生丹法  
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期服之經  
年不饑盡一觔壽百歲又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  
服之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已往尚數十法  
不可具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僊者也不減  
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觔并用玄明龍膏太乙  
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百

日成水真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  
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  
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側東流水  
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便僊若未欲去世且作  
地水僊之士者但齋戒百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  
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  
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斷谷一年更服一  
兩便飛昇矣以金液為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  
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  
置猛火炊之六十轉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便僊此

丹一乃圭粉水銀一觔便成銀又取此丹一觔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區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且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僊以此丹一乃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觔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銀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

神鑿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爲僊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多若四方清通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觔於今爲二觔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其又不起火但以直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僊人用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小餌黃壺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

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煉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刺  
 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為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  
 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引之張之  
 如皮皆地僊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為水服之  
 然須長服不可缺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  
 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為之  
 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得其經者故凡作  
 道書者畧元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  
 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  
 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炁君老君玄女皆來鑿作藥

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今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  
 則諸神便責作藥之者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  
 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  
 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  
 尔乃可作大藥雖成亦須齋戒不但初作時齋也鄭  
 君云老君告之言諸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  
 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為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  
 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无不念為人作福但能作  
 禍善試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  
 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

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彩者惡  
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况神僊太藥乎是以古之道  
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  
按僊經可以精思合作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  
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  
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緱山雲臺  
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  
山盖竹山括蒼山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  
僊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可  
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

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  
洲亶洲紇嶼洲及徐州之羊苕洲秦光洲鬱洲皆其  
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往者  
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  
山盖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  
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顏之好進趨之業  
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霄者矣余  
所以絕慶吊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  
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次生故也俗人莫不  
恠余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余

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間之  
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不執之，必定者亦何  
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  
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  
小神丹方用真丹三觔，白蜜六觔，攪合，日暴煎之，令  
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九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  
生，身體潤澤，長服之，不老。老翁成年，少長生不死矣。  
小丹法丹一觔，搗篩，淳苦酒三觔，漆二觔，凡三物合  
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服三  
十日，腹中百病愈，二尸去，服之，耳目肌骨強堅，千日。

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  
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  
中，約二百過，出入卽沸矣。捏之，出指間，令如沈若不  
沸，及捏之，不出指間，卽復銷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  
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亦可分爲小丸服之。三  
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  
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卽輕舉矣。止人間  
服，亦地僊勿妄傳也。兩儀子小餌黃金法：猪負革脂  
三觔，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  
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一觔，壽蔽天地，冷

半觴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  
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令藥不成不神  
欲去當服丹砂也

至理卷第五

六同

疲八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  
適偶有所偏解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而未必達於他  
事也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僊人之無種耳夫道  
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夷桑臍  
胝文字董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良有以也夫圓首  
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願

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攬其神功  
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  
受命應德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  
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踈悼過隙之電者豈能棄交  
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舍難成之遠功哉夫  
有因無而生焉形湏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  
神之宇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  
燭糜則火不居矣形才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  
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  
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可悲矣輕璧重陰



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  
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  
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  
鱗掩藻遏欲視之日豈損明之色柱思耳之耳遠亂  
聽之聲條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矛鎮以恬素遣  
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服毒謚多言  
之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腴養靈根  
於玄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斤淺務御以愉慎爲乎無  
爲以全天理爾乃咀吸寶華浴神大渭外除五曜內  
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則

堂飛元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駘白而留青凝  
澄泉於丹田引沉珠於五城瑤鼎俯嬰藻禽仰鳴瑰  
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房宴  
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  
坐卧紫房咀吸金英睡暉秋芝朱華翠莖玉晶珍膏  
溶溢宵零治饑止渴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亞混  
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雷洞  
徹非可致之寸晷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  
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  
果無其僊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

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斧以日用  
連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裹  
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  
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  
則可億載而不敗焉駘豚以覆穡晚卒良馬以陟峻  
早斃寒虫以通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熟氣則  
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  
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人之受命  
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  
之方非徒溫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爲不然而

世人守近習隘以僊道爲虛誕謂管見爲妄言不亦  
惜哉夫愚人乃不肯信湯藥鍼艾况深於此者乎皆  
曰俞跗扁鵲秦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  
云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及  
責如此之人令信神僊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  
子曰召鬼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莢八石小小之藥或  
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  
聚於臍臍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鬼於  
既逝夫此皆丸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  
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太子於旣殞胡

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臚以理腦華駝能剗腹以滌腸此醫家之薄伎猶能若是豈况神僊之道何所不為夫人所以死者諸欲所損也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導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志杜大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枸杞之前黃著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秦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

者也又云有吳普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况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欬冬紫苑可以治欬逆萑蘆貫衆之斂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苳蓉之補虛之甘遂葶藶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渴蒼朮甘草之解百毒蘆薈如益執之護衣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為不然也寧斂生請福分著問崇不肯信良醫之攻病及用巫史之紛若况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劉侯張良

吐出奇策一代無有知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導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為書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僊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為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僊道密自度世但弱足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為得僊也又漢

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為之得中壽之三倍况於備行諸秘法何為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無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尔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為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于萬物無不湏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死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

床而已不染又以群從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是炁  
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天石擲  
入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  
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即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  
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  
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而伴侶皆使無為  
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虺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  
金瘡血即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  
之不傷刺之不死若人為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  
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

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熟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  
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即漏射而出又以炁禁  
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攬取錢而手不灼  
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  
盡不得熟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  
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去弩射  
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  
聞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  
之虫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  
乃多作勁木白捧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盡足

格彼山賊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是官以白  
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萬計  
夫烈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  
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  
烈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  
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  
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  
吾同此疾也昔有名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  
之不逮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  
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

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則此固爲良諫矣然  
亦非至當之論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烈之法  
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  
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  
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見其  
行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  
昇天僊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  
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僊者蓋各以其父  
祖及見卜成者成僊昇天故也此則又有僊之一證  
也

微旨卷第六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自信殊途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浮沈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况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毫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帝子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僊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太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

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飴蜜醴於醜醜而不賞醕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僊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竒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僊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運逸

鑿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洞猗頓之策取議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鵠之伎屢奔北而稱寃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鮪汎濫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蠋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濶以爲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今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聊以

先覺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今家戶有僊人屬目比眉吾子雖蔽亦終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伏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恠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僊矣但更目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莖不洞地而求柯條于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菴里者未



之有也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疑藥  
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  
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僊主然車大費  
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  
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  
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余可修何者為善抱  
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  
知也蓋籍象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治  
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為  
車馬輪轆輞轄莫或應虧也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

延年意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  
了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  
則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  
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  
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  
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  
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訣者則曰唯導引可以  
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  
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  
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

消工棄日而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  
本性戇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  
被中傷耻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  
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  
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以教之  
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  
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知之大事而  
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專用地物者蓋  
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  
費者身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蔬乎是

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棘衆疾入山則  
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  
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况過此者何可  
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  
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  
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  
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  
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  
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竈靈鬼神之屬  
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

醉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  
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  
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日吾亦未能  
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  
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  
井竈滂池猶皆有精氣况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  
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  
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  
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已及人仁逮昆虫樂  
人之言愍人之苦調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已

不勸而見人之得如已之得見人之失如已之失不  
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已不嫉諂陰賊如此乃為有  
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僊可冀也若乃憎善好煞  
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  
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  
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  
侵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  
剗胎破卵春夏燎獵詈罵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  
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  
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

迫脇厄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害之公不平  
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偽誑詐好說大私  
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說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  
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  
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以不清潔飲餉他人  
輕秤大子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  
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  
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  
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  
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許其妻子家口

常損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  
其家人者父父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  
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  
盡其取之者也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  
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饑鳩酒  
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  
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  
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之人以解之缺文多  
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  
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灾孫抱朴子語

常以執日取六癸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  
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丹建  
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  
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  
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  
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  
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輶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  
亦有死地况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  
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  
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出難知易求不

天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崔嵬嶠嶇和氣絀縕神  
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  
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嗟峨醴  
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比  
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  
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  
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  
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  
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  
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瓊嘉味甘如

審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  
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足立之命門  
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  
萬鬼五兵也或問曰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  
致神僊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君官高遷商賈  
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  
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奸偽造作虛妄以欺  
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  
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  
理自有極安能致神僊及祛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

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精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  
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陽采  
玉液於公池引三五於華梁令老有美色終其所稟  
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  
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  
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  
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  
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  
故美為之說亦不足盡信也玄素喻之水火水火煞  
入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

多矣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  
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  
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  
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